



上海华漕镇的年轻人用青春之声讲述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以及侯伯泉、赵季昌等烈士的事迹，在抗战事迹陈列馆开启了一场跨越88年的对话。

祥等农运骨干，组建“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

1938年8月13日，顾复生决定切断日寇扫荡、运送物资、调动兵力的主要交通线——青沪公路。深夜，一声令下，从老宅附近的十八号桥到赵巷的八号桥，同时点火。顷刻间，数十公里的公路，仿若一条烈焰腾腾的火龙，将敌人的运输线成功切断。这次战斗，让日军运输线七天没法用，沉重打击了日寇的气焰。

与此同时，在嘉定，吕炳奎花钱买枪，凭借行医时积累的威望与人脉，成为“杨甸民众自卫队”的带头人。在1938年8月13日的当夜，嘉定北门至西门一线城外突然枪声大作，这是吕炳奎部队和西乡民众自卫队率外冈民众向城内示威。1938年9月，邱生凡受党的委托与吕炳奎会面。党组织还安排吕炳奎参观当时有“孤岛上的解放区”之称的难民收容所，并动员上海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前去参加部队。10月，外冈游击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郊县三支主要抗日武装之一。

在金山，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当地民众奋起反抗。李新民组织起一支抗日救国自卫团，积极联络金山其他游击武装，最终组成了一支200余人的抗日队伍，屡屡袭击日军。

崇明岛自1938年3月18日沦陷后，始终处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中，但岛上民众的抗日斗志从未熄灭。1938年，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成立，在中共领导下开展游击斗

争，中队长蒋煊洲便是典型代表——这位20多岁的青年率领队员与日军周旋，作战勇敢，被人称为“蒋扑命”。日本侵略军对他恨之入骨，曾多次通缉，两次焚其房屋，砸毁其全部家具。1939年8月，蒋煊洲奉令率部开赴小竖河，打击通敌叛变之杂牌部队。战斗结束后，留下负责降兵改编工作。8月20日，突遭200余名日伪军袭击。蒋煊洲带病率领数名战士掩护部队突围，与敌人血战到弹尽枪毁，最后壮烈牺牲。

上海郊县抗战的独特价值

从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上海郊县的武装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条件极为艰苦，但广大游击战士在这座亚洲最大城市的周边，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自始至终表达了上海人民、中国人民不愿做奴隶的信心和决心。

上海郊县的抗战，虽无正面战场的宏大叙事，却以“敌后游击”的独特方式，为全国抗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战略配合到资源支援，从统战实践到精神传承，这些郊野大地上的斗争，深刻诠释了“人民战争”的真谛。

马军表示，上海郊县的抗日斗争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它能够充分反映中共领导上海抗战的一以贯之，揭示各县乡敌、伪、顽、我力量的复杂交错，也能够显现那一时期市、郊两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各种互动，以及上海市、郊与安徽、苏北、苏南、浙东等大江南北地区的彼此联系。

“最近，我整理发表了我们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的前辈们，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对若干游击队员所做的口述采访，其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我个人以为，加强对郊县抗日的研究，应当是今后上海抗战史学界和方志界重要的延伸性方向之一。”

烽火虽已远去，但上海郊县的抗战史，早已沉淀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基因。民